

瑪麗·安東尼傳奇
Marie Antoinette

楮威格Stefan Zweig◆著 陳蒼多◆譯

Q U E E N

Antoi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瑪麗·安東尼傳奇／褚威格 (Stefan Zweig) 著
；陳蒼多譯．——初版．——[臺北縣]三重市：
新雨，1998 [民87]
面；公分
譯自：Marie Antoinette：the portrait
of an average woman
ISBN 957-733-356-7 (平裝)

1.安東尼 (Marie Antoinette, Queen,
consort of Louis XVI, King of France, 1755
- 1793) - 傳記 2.后妃 - 法國 - 傳記

784.28

87008725

瑪麗·安東尼傳奇

作 者／褚威格
譯 者／陳蒼多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地 址／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02)2978-9528·2978-9529
傳真電話／(02)2978-9518
郵撥帳號／11954996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印刷廠／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 年 8 月初版
定 價／190 元

瑪麗·安東尼傳奇

Marie Antoinette

楮威格Stefan Zweig◆著 陳薰多◆譯

Q U E E N

譯序

陳蒼多

瑪麗·安東尼（Marie Antoinette）傳奇的一生也是電視影片《凡爾賽的玫瑰》部份故事所本。當法國人民沒有麵包吃時，身為王后的她卻說道，「為何不給他們蛋糕吃？」這句話當然媲美中國晉朝某一位皇帝所說的「何不食肉糜？」這樣一位與眾不同的女人，在《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作者褚威格的生花妙筆之下，更顯得活形活現，有血有肉，情節尤其是極盡曲折之能事。

在涉及瑪麗·安東尼的一生的作品中，褚威格的這部傑作可以說已成爲經典之作，只是他把一般人心目中奢侈豪華的法國王后描寫爲勇敢又有尊嚴的女性，只因遭受命運的撥弄，才落得悲劇的下場。我們不知道，褚威格的這種觀點是不是犯了「同情的罪」（褚威格另一部作品的名稱），但是，人生觀都可能人人不同，何況對歷史的角度，更是人言言殊。

苛責也罷，同情也罷，何不讓我們拋開歷史的包袱，靜靜欣賞一位不平凡女性在另一條人生道路上的心路歷程呢？——尤其是，為我們鋪展這條人生之道的是一位「情」、「景」兩方面都各擅勝場的奧地利作家褚威格？

適值瑪麗·安東尼被送上斷頭台兩百週年，譯介此書也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

目 錄

譯序	3
一、童婚	7
二、臥室的秘密	17
三、初現凡爾賽宮	21
四、巴黎的征服	33
五、國王已死，國王萬歲！	37
六、特萊農	49
七、事件的幸運轉機	55
八、王后不受人歡迎	61
九、洛可可戲院的晴天霹靂	65
十、鑽石項鍊	71

- 十一、人民和王后醒過來了 87
- 十二、朋友們遺棄——真朋友出現 95
- 十三、在凡爾賽宮的最後一夜 101
- 十四、土伊勒利王宮 111
- 十五、逃往華倫尼 119
- 十六、彼此欺騙 137
- 十七、逃進戰爭之中 145
- 十八、武士聖堂 159
- 十九、孤獨的瑪麗·安東尼 167
- 二十、「看守監獄」 177
- 二十一、審判 185
- 二十二、走向斷頭台 201

一、童婚

哈布斯王朝和波旁王朝曾在德國、義大利和法蘭德斯的數十個戰場上進行殊死戰，兩方都希望能夠控制整個歐洲。現在，這兩個長期的對手已經筋疲力盡，知覺到那種無法滿足的嫉妒心，只是促使其他王室乘機實現野心而已。於是，法國以及奧地利的君王，還有他們的侍從——外交家們——基於這一點考量就結成了聯盟。他們認為：兩個王朝之間的友誼應該以婚姻來加以鞏固。

最自然的可能性是：讓年輕的皇太子——路易十五的孫子——與奧地利的瑪麗亞·特麗莎的一個女兒訂婚。於是，法國在一七六六年就向當時十一歲的瑪麗·安東尼（Marie Antoinette）提出非正式的求婚。五月二十四日，奧地利駐巴黎的大使寫信給女皇說：「法王已表示，陛下儘可以認為此事已決定。」但是，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了，卻不見完成任何決定性的計劃。瑪麗亞·特麗莎很驚慌，唯恐討人厭的鄰國君王

——普魯士的腓特烈——破壞計劃。於是，她施展自己渾身的狡猾德性，設法讓法國宮廷上下不斷談論她女兒的美德。她是女皇，不是母親，只關心哈布斯王朝的權力以及歐洲的和平，不去聽信人們的警告：皇太子的身體並不好。

同時，在松布倫皇宮的房間和花園中，置身於這些外交棋賽中的這名無知小卒——十一歲、十二歲、十三歲的瑪麗——正在與她的姊妹、兄弟和朋友們嬉戲著，幾乎不把心思放在書本和功課上。忙於政事的瑪麗亞·特麗莎有一天發現一件使她很苦惱的事：這位未來的法國王后雖然已經十三歲了，但卻不會寫出正確的法文和德文，缺少最基本的歷史知識，也缺少健全教育所應具備的其他要件。在音樂方面，這個女孩幾乎是一樣糟……雖然作曲家克利斯多夫·格拉克（Christoph Gluck）曾是她的教師。時間很急迫；必須以最快速度把任性和懶散的瑪麗改變成一個有教養的少女。一旦體認到她的教育對於法國宮廷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新的外交磋商就開始了；於是一位名叫維蒙的神父就被派遣到維也納去當家庭教師了。

我們之所以擁有這位年輕皇女的初期詳細記錄，全都要歸功於維蒙，因為維蒙被她所迷。「她體態最爲優雅；風姿綽約，如果（但願如此）稍微長高一點，她就會擁有我們希望高貴公主所具有的一切優點了。她的性情、她的感情都是優越的。」但這位可敬

的神父卻比較不願意說出這位學生的才藝。瑪麗·安東尼自小受寵，凡事不專心，喜歡冒險，過份活潑，雖然敏於理解，但卻一點也不喜歡做嚴肅的事情。「她比一般人所認為的還聰明。不幸的是，一直到十二歲，她都沒有接受訓練去專心於某一方面的事物。由於她既懶惰又極為輕浮，所以很難受教……我最後體認到：她只有在享受娛樂時才會去學習。」

當瑪麗·安東尼才十三歲時，隱藏於她性格中的危險性已經變得很明顯。但在法國宮廷中，在國王的情婦掌權的時代，人們比較看重女人的舉止，而不看重她內在的價值。瑪麗·安東尼長得漂亮，身高適中，性情溫和。這些特點就夠了；所以最後，在一七六九年，路易十五就送一份詔書到欣喜的瑪麗亞·特麗莎那兒，正式為他的孫子而向年輕的公主求婚，並且建議一七七〇年復活節為結婚的日子。

雖然法國和奧地利的經濟情況拮据，人民必須過著節儉的生活，但這兩個君主帝國卻都決定大肆鋪張來舉行結婚典禮。兩國的侍從都像苦役奴隸一樣，為出席典禮的上帝和權利問題絞盡腦汁。維也納的法國大使館太小，無法容納一千五百名客人。於是當局以最快的速度開始加蓋建築物。在巴黎，裝飾著豪華珠寶的新宮廷禮服已經為皇太子準備妥當。不想被人專美於前的瑪麗亞·特麗莎也決定送給她女兒同樣奢侈豪華的嫁粧。

最後，杜福特侯爵以特使的身份在維也納出現，要來迎娶新娘，而他的來臨爲維也納人提供了一個相當吸引人的場面。四十八輛馬車緩緩駛過鋪滿鮮花的街道，目的地是霍夫堡，其中有兩輛空前豪華的旅行馬車是爲皇女準備的。這些馬車都以稀有的木材建造而成，外層飾以玻璃，點綴著緞子，最外面則裝飾著奢侈的油畫與花冠。

然後是不斷的歡宴；正式求婚；瑪麗·安東尼面對聖經正式放棄在奧地利的權利；軍隊盛服閱兵；當局爲三千個人舉行一次舞會；以及最後於四月十九日在奧古斯丁教派教堂舉行代理結婚，由瑪麗·安東尼的哥哥費迪南大公代表皇太子。那天是以熱情的家庭晚餐結束；四月二十一日就是正式的道別，加上最終的擁抱。最後，虔誠的人群沿著道路的兩邊而立，瑪麗·安東尼坐在法國國王派來的馬車中離開，就要去體現她的命運。

與女兒道別，對於瑪麗亞·特麗莎而言是很困難的事。有幾年的時間，這個年紀大又身體衰弱的女人（她現在已超過五十歲）一直渴望這次聯姻成功；然而，在最後的時刻，她卻爲自己替女兒所安排的命運感到非常焦慮。她很善於判斷個性，對於自己最小的孩子——自小受寵的可人兒瑪麗·安東尼——並不存幻想。她清楚這個女孩子的心靈、善良與誠實的本性；但她也了解瑪麗的不成熟和輕浮。瑪麗亞·特麗莎希望使這個

任性的野丫頭成爲一位皇后，曾在離開前的最後兩個月讓她睡在自己的臥房。在長時間的談話中，母親努力要教給女兒一些事情，以便讓她能夠勝任正等待著她的重責大任。

當離別的時辰來臨時，女皇在精神上越來越感到煩惱。她爲瑪麗·安東尼寫了一份生活行爲規條，並且在女孩到達凡爾賽宮之前，又寄給她一封告誡的信，要她遵行那份生活行爲規條。「親愛的女兒，讓我忠告妳：每月的二十一日要重讀一次……我所害怕的唯一事情是：妳有時會忽視祈禱與閱讀；因此會變得怠慢、懶惰。要努力戒除這些缺點……不要忘記妳的母親，她雖然在遠方，卻將繼續監督妳，一直到她嚙下最後一口氣。」當世人正在爲女兒的成功而歡欣時，母親卻到教堂去，祈求萬能的主扭轉只有她一人預知的一次災難。

瑪麗·安東尼的壯大馬車行列緩緩穿過上奧地利，越過巴伐利亞，到達帝國邊境，由於無數的歡宴和招待，時間有所耽延。同時，木匠和家具商們正在爲一幢奇特的建築物忙著。宮廷的侍從們經過無數次的審議，要決定正式接待新娘的地點是在奧地利國土，還是在法國國土；最後終於想到要選擇萊茵河中的一處無人居住的沙岸，位於法國和德國之間，因此也是位於無人之地。一座爲了正式的轉送而準備的樓閣搭建了起來

——這是一個象徵中立狀態的奇蹟。

將瑪麗·安東尼移交，是象徵她揮別與哈布斯王室有關的一切。因此，這個十四歲的女孩在奧地利的接待室中，在奧地利隨從人員面前，必須赤身裸體。她像出生那天那樣一絲不掛，然後，很快又穿上一件法國絲綢緊身衣，穿上來自巴黎的襯裙，來自里昂的長襪，法國宮廷御用鞋匠所製造的鞋子，以及法國的蕾絲。從這同一個時刻起，她將離別所有熟悉的奧地利人臉孔。我們知道這個可憐的女孩突然哭了出來，但我們並不感到驚奇。

然而，除了振作起精神之外，她還能如何呢？伴郎史塔亨伯伯爵牽著她的手；在奧地利同伴最後一次的跟隨下，她走進轉換廳；在那兒，波旁王朝的代表莊嚴地等待著她。代表主人路易十五的媒人發表了嚴肅的演說，結婚證書也大聲宣讀出來，然後就是偉大的典禮。典禮事前曾一絲不苟地小心演練。廳堂中央的桌子象徵著邊界。桌子前面站著奧地利人；桌子後面站著法國人。伴郎鬆開瑪麗·安東尼的手，接著由法國媒人牽起她的手。他踏著莊重的步伐，引導顫抖的女孩繞到桌子的盡頭。然後奧地利的貴族退去，以配合法國的侍從前進，去歡迎未來的皇后。

這種令人起寒顫的典禮，在一種幽靈似的莊嚴氣氛中無聲無息地完成；但在最後的

時刻，這個受驚的女孩卻無法忍受了。她沒有對諾埃蕾絲伯爵夫人的深深彎身禮表現出冷淡與尊嚴的反應，反而啜泣著，並且顯露出哀求的姿態，投向她的新侍女的懷中。繫在玻璃馬車上的馬匹搔著地面，史特拉斯堡大教堂的鐘聲敲響，禮砲齊聲射出；而在歡呼聲中，瑪麗·安東尼永遠告別了無憂無慮的童年王國。

她的到達，對於法國人而言是一個值得記憶的場合，而法國人並不曾過份耽溺於公開的大場合。史特拉斯堡的人歡呼著迎接華麗的遊行。這個女孩藍色的眼睛閃亮著，坐在玻璃馬車上對著從阿爾薩斯的所有城鎮和村莊聚集而來的大群人潮微笑著。數以百計穿著白色衣服的孩子沿路散佈花朵；一座凱旋拱門搭了起來；花圈裝飾在大門上；美酒在城市的噴泉中流動著；肉牛整隻烤著；免費的麵包提供給窮人。一直到深夜，群眾還聚集在街上，聚集在河流的兩岸；樂隊演奏著；男童和女童跳著舞；大家都感覺到，這位金髮的奧地利女孩的到臨，預告黃金時代的回歸；同時，希望也湧現在法國人民難過的內心中。

但是，瑪麗·安東尼不能在賓至如歸的阿爾薩斯久待。她不能讓法國的國王等待！新娘的行列穿過更多的凱旋拱門，蜿蜒前進到康庇內的森林，而皇室準備了一大群馬車聚集在那兒，等著要歡迎新來的一員。在五月的陽光下，森林閃爍著五顏六色。一旦喇

叭宣稱行列接近，路易十五就下了馬車，準備迎接他孫子的新娘。但是瑪麗·安東尼卻先發制人。她以輕快的腳步跑向路易十五，行屈膝禮。這位國王善於鑑賞女孩的魅力，他溫柔地對著這個可人兒俯身，幫她起立，並吻她的兩頰。等到這一切完成，他才引介她未來的配偶：原來是一個魯鈍而近視的男人，身高五呎十吋，表現出笨拙的尷尬神態，在一旁觀看著。他沒有顯露任何特別熱情的模樣，很拘禮地吻了新娘的兩頰——基於禮儀的需要。一會兒後，瑪麗·安東尼就坐在馬車上祖父和孫子之間，老年人活潑地閒談著，而準丈夫卻向後躺靠，顯得厭倦又木訥。當這對新人在夜晚分別進入自己的房間休息時，這位可憐的男情人還沒有對這位迷人的女孩說一句熱情的話呢。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了簡略的一句話：「會見了王太子妃！」

第二次的婚禮喜慶——真正的一次，緊接在維也納的代理迎娶之後——於一七七〇年五月十六日舉行，地點是凡爾賽宮路易十四的教堂。只有出身高貴的貴族才被准許進入神聖的教堂；在教堂中是由雷姆斯的大主教證婚。但是，典禮結束之後，卻恩准人們參與歡宴，於是群眾擠滿了凡爾賽宮的花園。珍貴的表演節目——大放煙火——則保留到傍晚。但到了下午卻下了滂沱大雨；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雨淋得濕漉漉的，看不到壯觀的場面，匆匆回到巴黎。而在新建的「戲場」的窗子後面，燃亮著數千隻燭光，莊嚴的

婚禮喜宴就在這兒開始了。

當歡宴結束時，國王引導兩位新婚的孩子——他們的年紀合起來幾乎不超過三十歲——到他們睡覺的地方。雷姆斯的大主教以聖水灑在新人的床上，表示祝福，然後宮廷的人離開年輕的丈夫和妻子，讓他們兩人獨處。現在只剩路易和瑪麗·安東尼在一起了，而四柱大臥床那些沙沙作響的簾幕遮蓋了一齣看不見的悲劇。